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三下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三下

宋 袁樞 撰

藩鎮連兵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
必在推誠忘己齊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
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
啓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

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
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
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
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
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
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
暴令峻於誅求疲氓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
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

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于祖宗下負于蒸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勲舊各守藩維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併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勲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

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真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命兵部員外郎李充為恒冀宣慰使 朱泚更國號曰漢自稱漢元天皇改元天皇王

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李希烈
自恃兵彊財富遂謀稱帝遣人問儀於顏真卿真卿曰
老夫嘗為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即皇
帝位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黨鄭賁為侍中
孫廣為中書令李緩李元平同平章事以汴州為大梁
府分其境內為四節度希烈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
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
臻遽止之希烈又遣其將楊峯賁赦賜陳少遊及壽州

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徇於軍曹斬於市少遊聞之駭
懼建封具以少遊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為
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為淮南
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後之江都建封遣
其將賀蘭元均邵怡守霍丘秋柵少誠竟不能過遂南
寇斬黃欲斷江路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泝江詣
行在至蘄口遇少誠入寇曹王臯遣蘄州刺史伊慎將
兵七千拒之戰於永安戍大破之少誠脫身走斬首萬

級包佶乃得前後佶入朝具奏陳少遊奪財賦事少遊懼
厚歛所部以償之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使其驍將
董侍募死士七千人襲鄂州刺史李兼偃旗卧鼓閉門
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上
以兼為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東畏曹王臯西畏
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 朱滔引兵入趙境王
武俊大具犒享入魏境田悅供承倍豐使者迎候相望
於道丁丑滔至永濟遣王邠見悅約會館陶偕行渡河

悅見邳曰悅固願從五兄南行昨日將出軍將士勒兵不聽悅出曰國兵新破戰守踰年資儲竭矣今將士不免凍餒何以全軍遠征大王日自撫循猶不能安若捨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悅之志非敢有貳也如將士何已令孟祐備步騎五千從五兄供芻牧之役因遣其司禮侍郎裴抗等往謝滔滔聞之大怒曰田悅逆賊鄉在重圍命如絲髮使我叛君棄兄發兵晝夜赴之幸而得存許我貝州我辭不取尊我為天子我辭不受今乃

負恩誤我遠來飾辭不出即日遣馬寔攻宗城經城楊
榮國攻冠氏皆拔之又縱回紇掠館陶頓幄帟器四車
牛以去悅閉城自守壬午滔遣裴抗等還分兵置吏守
平恩永濟朱滔引兵北圍貝州引水環之刺史邢曹
俊嬰城拒守縱范陽及回紇兵大掠諸縣又拔武城通
德棣二州使給軍食遣馬寔將步騎五千屯冠氏以逼
魏州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
盈庫陸贄以為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

卒怨望無復鬪志上疏諫其略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又曰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

而謠謠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利矜功其
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
怨咨又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日之專
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
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
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固
其大寶也上即命去其榜 蕭復嘗言於上曰官官自
艱難已來多為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

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重臣

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朕為之悵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卿知蕭復如何人其不欲行意趣安在贊上奏以為復痛自修勵慕為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為僭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盾願陛下明加辯詰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為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辨明乃直為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辨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

寃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辨是使情偽相揉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辨也

辛卯以王武俊為恒冀深趙節度使壬辰加李抱真張孝忠並同平章事丙申加田悅檢校右僕射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樊澤為本道節度使前深趙觀察使康曰知為同州刺史李納為鄆州刺史平盧節度使戊戌加劉洽汴滑宋毫都統副使知都統事李勉悉以其衆授之 二月戊申詔贈段秀實太尉謚曰忠烈厚恤其

家時賈隱林已卒贈左僕射賞其能直言也 李希烈
將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劉昌以三千人
守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請降上許以澄為汴滑節度
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子六百人戍白馬召
澄共攻寧陵澄至石柱使其眾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
子令剽掠澄悉收斬之以白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昌
守寧陵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滉遣其將王栖曜將兵
助劉洽拒希烈栖曜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寧陵城

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幄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 朱泚既自奉天敗歸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不受晟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滄澗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斬之因以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衆無敢動者遂并將之軍勢益振李懷光既脅朝廷遂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泚衆大至晟謂懷光曰賊

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
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
秣士未飯豈可遽戰邢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
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豪不犯懷光軍
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
累月逗留不進上屢遣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弊且當
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
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為所併請移軍東渭

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缺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為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

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為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救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尚結

贊亦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上言賊泚稽誅保聚宮苑
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搃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
行芟剪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
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
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為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
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
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
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沉問所宜懷光乃云

李晟既欲別行我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龔覆因美其
軍威彊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
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
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
審雖欲追悔固難為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
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
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
適會陸贄迴奏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

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
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
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
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
寇逗留未進抑有它由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者又遣
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
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
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

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已端
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通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
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彊者惡積而欲亡弱者勢危而先
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難所切
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
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
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
然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

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
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
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
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圍不可以不離
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唯陛下圖之上曰卿所料
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
東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 辛酉加王武
俊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 李晟以為懷光反

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李光
銑等為洋利劔三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
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為名趣諸將進討或
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
上垂欲行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間之甲子加懷
光太尉增實食賜鐵券遣神策右兵馬使李卞等往諭
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邪人臣反
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朔

方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許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富貴它人何益哉我今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彊故須蓄銳俟時耳懷光大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之張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日拔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邠邪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拉殺之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以

為子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部成義詣行在
告之請罷其都統之權成義至奉天告懷光子璿璿密
白其父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柰何欲破我
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
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
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唯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
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齎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
刀斷其喉而去李卞等還言懷光驕慢之狀於是行在

始嚴門禁從臣皆密裝以待 乙丑加李晟河中同絳
節度使上猶以為薄丙寅又加同平章事上將幸梁州
山南節度使鹽亭嚴震聞之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大
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盤屋以來迎衛用誠為懷光所誘
陰與之通謀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
語之故勛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名用誠還府若不受
名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勛刻日時而去既得
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

百騎迎之勛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勛多然藁火於驛外
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以示用誠曰大夫
名君用誠錯愕起走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
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
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
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棄之與張用
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
自取族滅衆皆讐服勛送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

將領其衆勛裹其首復命於行在愆期半日李懷光夜遣人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建徽走免惠元將奔奉天懷光遣兵追殺之懷光又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避懷光以韓遊瓌朔方將也掌兵在奉天與遊瓌書約使為變遊瓌密奏之明日又以書趣之遊瓌又奏之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衆為亂今邠寧有張昕靈武有甯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朝臣渭北有竇覲皆

守將也陛下各以其衆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
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為亂上
曰罷懷光兵權若朱泚何對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
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府
兵以萬數僭使臣得而將之足以誅泚況諸道必有仗
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丁卯懷光遣其將趙昇鸞
入奉天約其夕使別將達奚小俊燒乾陵令昇鸞為內
應以驚脅衆與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聞且請決幸

梁州上命城戒嚴城出部勒未畢上已出城西命戴休
顏守奉天朝臣將士狼狽扈從戴休顏徇於軍中曰懷
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朱泚之稱帝也兵部侍郎劉廼卧
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自往說之凡再往知不可
誘脅乃歎曰鎮亦忝列曹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豈可復
以已之腥臊汙漫賢者乎歔歔而返廼聞上幸山南搏
膺大呼自投於牀不食數日而卒太子少師喬琳從上
至藍屋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為僧匿於仙遊寺泚聞

之名至長安以為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
仕此矣懷光遣其將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
山邀車駕遇諸軍糧料使張增於藍屋三將曰彼使我
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将耳因目增曰
軍士未朝食如何增給其衆曰此東數里有佛祠吾貯
糧焉三將帥衆而東縱之剽掠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
入駱谷以追不及還報懷光皆黜之 李晟得除官制
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

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先是東渭橋有粟十餘萬斛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疆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雖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恧未忍擊之晟曰畿內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斂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

假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衆
決志平賊 田悅用兵數敗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皆
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為魏博宣慰使巢父性辯
博至魏州對其衆為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
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不忍殺杖而拘之
悅既歸國內外撤警備三月壬申朔悅與孔巢父宴飲
緒對弟姪有怨言其姪止之緒怒殺姪既而悔之曰僕
射必殺我既夕悅醉歸寢緒與左右密穿後垣入殺悅

及其母妻等十餘人即帥左右執刀立於中門之內夾道將旦以悅命名行軍司馬扈粵判官許士則都虞候蔡濟議事府署深邃外不知有變士則濟先至召入亂斫殺之緒恐既明事泄乃出門遇悅親將劉忠信方排牙緒疾呼謂衆曰劉忠信與扈粵謀反昨夜刺殺僕射衆大驚譴譁忠信未及自辨衆分裂殺之扈粵來及戟門遇亂招諭將士將士從之者三分之一緒懼登城而立大呼謂衆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

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之下至士卒人賞百
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回首殺扈粵皆歸
緒軍府乃定因請命於孔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後
數日衆乃知緒殺其兄雖悔怒而緒已立無如之何緒
又殺悅親將薛有倫等二十餘人李抱真王武俊引兵
將救貝州聞亂不敢進朱滔聞悅死喜曰悅負恩天假
手於緒也即遣其執憲大夫鄭景濟等將步騎五千助
馬寔合兵萬二千攻魏州寔軍王莽河縱騎兵及回紇

四出剽掠滔別遣人入城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
危迫遣隨軍候減詣貝州送款於滔滔喜遣減還報使
亟定盟約時緒部署城內已定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
詣緒許以赴援如悅存日之約緒名將佐議之幕僚曾
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
陵之兵恣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其民何罪
今雖盛彊其亡可跂立而待也况昭義恒冀方相與攻
之柰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為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

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
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 上之發奉天
也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李懷光以李晟
軍浸盛患之欲引軍自咸陽襲東渭橋三令其衆衆不
應竊相謂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
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衆不可彊問計於賓佐節度巡
官良鄉李景略曰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
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于

流涕懷光許之都虞侯閻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今日屯涇陽召妻孥於邠侯至與之俱往河中春裝既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軍發之日聽爾曹俘掠衆許之懷光乃謂景略曰邠者之議軍衆不從子宜速去不且見害遣數騎送之景略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一旦陷於不義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仍遣其將劉禮等將三千餘騎脅遷

之韓遊瓌說昕曰李太尉功高自棄已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遊瓌請帥麾下以從昕曰昕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將高固楊懷賓等相結時崔漢衡以吐蕃兵營於邠南高固曰昕以衆去則邠城空矣乃詐為渾瑊書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懼竟不敢出昕等謀殺諸將之不從者遊瓌知之先與高固等舉兵殺昕遣楊懷賓奉表以聞且遣人告崔漢衡漢衡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軍中大喜

懷光子旻在邠遊瓌遣之或曰不殺旻何以自明遊瓌
曰殺旻則懷光怒其衆必至不如釋旻以走之時楊懷
賓子朝晟在懷光軍中為右廂兵馬使聞之泣白懷光
曰父立功於國子當誅夷不可典兵懷光囚之於是遊
瓌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
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始懷光方彊朱泚畏之
與懷光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永為鄰國及懷光決
反逼乘輿南幸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書

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恐
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及
富平大將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奔于李晟將士在道
散亡相繼至河中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
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河中尹李齊運棄城走懷光
遣其將趙貴先築壘于同州刺史李紆懼奔行在幕僚
裴向攝州事詣貴先責以逆順之理貴先感寤遂請降
同州由是獲全向遵慶之子也懷光使其將符峽襲

坊州據之渭北守將竇覲帥獵圍七百圍之嶠請降詔
以覲為渭北行軍司馬 丁亥以李晟兼京畿渭北鄜
坊丹延節度使 庚寅車駕至城固 上在道民有獻
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訪於陸贄贄上奏以為爵
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獻瓜果者
止可賜之錢帛不當酬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
贄又上奏其略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
官之賞興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阜當今

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
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
而於德為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
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
命秩之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勲官有爵號然掌務而
授俸者唯繫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
也其勲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
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勲散

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為賞哉贄在翰林為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止必與

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上驚憂涕泣募
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
數直諫迨上意盧杞雖貶官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
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
登用贄恩遇雖隆未得為相 壬辰車駕至梁州山南
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戶口減耗大半雖節
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
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於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

圖收復藉六軍以為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大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牙將嚴礪震之從祖弟也震使掌轉餉事甚修辦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恐生窺伺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

上皆不引見留之不遣甫至漢中欲以渾瑊代楚琳鎮
鳳翔陸贄上奏以為楚琳殺帥助賊其罪固大但以乘
輿未復大慙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
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為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
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復絕以諸鎮危疑之
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儻或楚琳發
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
分矣今楚琳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

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為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
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扶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
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
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
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伏願陛下思英主大略勿以小
不忍虧撓興復之業也上釋然開寤善待楚琳使者優
詔存慰之 丁酉加宣武節度使劉洽同平章事 已
亥以行在都知兵馬使渾瑊同平章事兼朔方節度使

朔方邠寧振武永平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 庚子詔
數李懷光罪惡叙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勲
曲加容貸其副元帥太尉中書令河中尹并朔方等諸
道節度觀察等使宜並罷免授太子太保其所管兵馬
委本軍自舉一人功高望重者便宜統領速具奏聞當
授旌旄以從人欲 夏四月壬寅以邠寧兵馬使韓遊
瓌為邠寧節度使癸卯以奉天行營兵馬使戴休顏為
奉天行營節度使 靈武守將甯景璿為李懷光治第

別將李如暹曰李太尉逐天子而景璿為之治第是亦
反也攻而殺之 甲辰加李晟鄜坊京畿渭北商華副元
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
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
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與賊為間
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乙巳以陝
虢防遏使唐朝臣為河中同絳節度使前河中尹李齊
運為京兆尹供晟軍糧役 庚戌以魏博兵馬使田緒

為魏博節度使 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
蕃出兵助之尚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
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三千往會瑊軍吐蕃遣其將
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其將石錚將卒七
百從瑊拔武功庚戌朱泚遣其將韓旻等攻武功錚以
其衆迎降瑊戰不利收兵登西原會曹子達以吐蕃至
擊旻大破之於武功亭川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瑊遂
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朱泚姚令

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使馮河清河清皆斬其使者大
將田希鑒密與泚通殺河清以軍府附於泚泚以希鑒
為涇原節度使 上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
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
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
怨成奸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贄上奏以為今盜據宮
闕有冒涉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
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

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阬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疎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讐化為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

為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
萬幾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
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
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
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
叛構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膽小猶慎之矧又非小
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韓遊瓌
引兵會渾瑊於奉天 丙寅加平盧節度使李納同平

章事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
不能下賈林復為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
復值田悅被害僅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為滔有矣魏博
既下則張孝忠必為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
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手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
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來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
救之滔既破亡則關中喪氣朱泚不日集夷蠻與反正
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戊辰武

俊軍于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洺引兵會之與武俊營相距十里兩軍尚相疑明日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賓客共諫止之抱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讐恥亦惟子言終遂行武俊嚴備以待之抱真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鄉蒙開諭得

棄逆從順免菹醢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間胡虜辱
為兄弟武俊當何以為報乎滔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
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武俊決為十兄破之抱真退
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
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山南地熱上以
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 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
紹以江淮繒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滉遣
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時關

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漚米至減五之四吐蕃既破韓旻等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鑒厚以金帛賂之吐蕃受之韓遊瓌以聞渾瑊又奏尚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衆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為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略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

懷怨乘蹕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
終不滅又曰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
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
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禽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
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
者其勢不得不堅又曰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
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城戍諸帥才力得伸又曰但願
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

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復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城戍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湏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

相礙否滅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

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餽依營而陳利則進
攻否則入保持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湏疑未決會馬寔
軍至湏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請休息數日
乃戰常侍楊布將軍蔡雄引回紇達干見湏達干曰回
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國數千騎如掃葉
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筭思為大王立效此其
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為大王翦武俊之
騎使匹馬不返布雄曰大王英略蓋世舉燕薊全軍將

掃河南清關中今見小敵猶豫不擊失遠近之望將何以成霸業乎達干請戰是也滔喜遂決意出戰丙子旦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抱真列方陳於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自當回紇回紇縱兵衝之武俊命其騎控馬避之回紇突出其後將還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敗走武俊急追之滔騎兵亦走自踐其步陳步騎皆東奔滔不能制遂走趨其營抱真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三萬人出戰死者萬

餘人逃潰者亦萬餘人滔纔與數千人入營堅守會日暮昏霧兩軍不能進抱真軍其營之西北武俊軍其東北滔夜焚營引兵出南門趨德州遁去委棄所掠資貨山積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殺楊布蔡雄而歸幽州心既內慙又恐范陽留守劉忬因敗圖已忬悉發留守兵夾道二十里具儀仗迎之入府相對悲喜時人多之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為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滄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請歸

恒州孝忠遣押牙安喜程華交其州事固烈悉取軍府綾纈珍貨數十車將行軍士大譟曰刺史掃府庫之實以行將士於後飢寒奈何遂殺固烈屠其家程華聞亂自竇逃出亂兵求得之請知州事華不得已從之孝忠聞之即版華攝滄州刺史華素寬厚推心以待將士將士安之會朱滔王武俊叛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過瀛州瀛隸朱滔道路阻澀滄州錄事參軍李宇說華表陳利害請別為一軍華從之

遣宇奉表詣行在上即以華為滄州刺史橫海軍副大
使知節度事賜名日華今日華歲供義武租錢二十萬
緡王武俊又使人說誘之時軍中乏馬日華給使者曰
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
留其馬遣其士歸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相拒不能攻
取日華由是獲全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
馬價且賂之武俊喜復與交好 庚寅李晟大陳兵諭
以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遣諜人覘晟進軍之期

皆為邏騎所獲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賊努力
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飲之酒給錢而縱之遂引兵至
通化門外耀武而還賊不敢出晟召諸將問兵所從入
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
賊若伏兵格鬪居人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
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
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
瑊及鎮國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尚可孤刻期集

於城下壬辰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乙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丙申晟方自臨築壘泚驍將張庭芝李希倩引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此天贊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詵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賊併力攻之晟命牙前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演等力戰賊敗走演等追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夜晟歛兵還賊餘衆走入白華門夜聞慟哭希倩希烈之弟也丁酉

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
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
駱元光敗泚軍於瀍西戊戌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李
演及牙前兵馬使王佖將騎兵牙前將史萬頃將步兵
直抵苑牆神廳村晟先使人夜開苑牆二百餘步比演
等至賊已樹柵塞之自柵中刺射官軍官軍不得進
晟怒叱諸將曰縱賊如此吾先斬公輩矣萬頃懼帥衆
先進拔柵而入佖演引騎兵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

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廐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至白華門有賊數千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餘騎回禦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皆驚潰先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款於晟及泚敗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猶近萬人光晟送泚出城還降於晟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

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
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
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
士擅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
遠坊有經宿乃知官軍入城者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
瓌亦克咸陽敗賊三千餘衆聞泚西走分兵邀之己亥
晟使京西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尚可孤屯望仙門駱
元光屯章敬等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國寺以鎮京城

斬泚黨李希倩敬釭彭偃等八人於市 王武俊既破
朱滔還恒州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上許之 六月癸
卯李晟遣掌書記吳人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
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上泣下曰天
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晟在渭橋熒惑守歲久之
乃退賓佐皆賀曰熒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
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
克長安乃謂之曰鄉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萬

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朱泚
將奔吐蕃其衆隨道散亡比至涇州纔百餘騎田希鑒
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柰何臨危相負
使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衆皆哭涇卒
遂殺姚令言詣希鑒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族賓客
北趣驛馬關寧州刺史夏侯英拒之至彭原西城屯其
將梁庭芬射泚墜阮中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源休李
子平奔鳳翔李楚琳斬之皆傳首行在 上命陸贄草

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裹頭內人贄上奏以為今
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訪婦人
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
則何有所賜瑊詔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
之乙巳詔吏部侍郎班宏充宣慰使勞問將士撫諭蒸
黎丙午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者崔宣洪經綸等
十餘人又表守節不屈者劉廼蔣沈等已酉以李晟為
司徒中書令駱元光尚可孤各遷官有差以檢校御史

中丞田希鑒為涇原節度使 詔改梁州為興元府

甲寅以渾瑊為侍中韓遊瓌戴休顏各遷官有差 朱
泚之敗也李忠臣奔樊川擒獲丙辰斬之 上問陸贄
今至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
琳何如贄上奏以為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
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
謂之權臣竊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今輦路
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

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不如俟奠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不暇安敢輒有旅拒復勞誅鉏哉 戊午車駕發漢中李晟綜理長安以備百司自請至鳳翔迎扈上不許內常侍尹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招諭李懷光晟奏元貞矯制擅赦元惡請理其罪 秋七月丙子車駕至鳳翔斬喬

琳蔣鎮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滅賊亦頗有
力欲全之上不許副元帥判官高郢數勸李懷光歸
款懷光遣其子璀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庚辰詔遣
給事中孔巢父齎先除懷光太子太保敕詣河中宣慰
朔方將士悉復官爵如故壬午車駕至長安渾瑊韓
遊瓌戴休顏以其衆扈從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衆
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
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掩

涕命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閒日輒宴勲臣賞賜豐渥李
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曹王臯遣其將
伊慎王錡圍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
救之臯遣別將李伯潛逆擊之於應山斬首千餘級生
擒戒虛徇於城下安州遂降以伊慎為安州刺史又擊
希烈將康叔夜於厲鄉走之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
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
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

軍事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喧譟宣詔未畢衆殺巢父及中使談守盈懷光亦不之止復治兵為拒守之備

初肅宗在靈武上為奉節王學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上為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為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乙未以泌為左散騎常侍亞為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以候對朝野皆屬目附之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柰何

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何足為意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為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 李希烈聞李希倩伏誅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

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
長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李晟
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嘗為亂根奏請往理不用命者
力田積粟以攘吐蕃癸卯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
及四鎮北庭涇原行營副元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
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
務安反仄不許先是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
懷光遣其將徐庭光以精卒六千軍于長春宮以拒之

瑊等數為所敗不能進時度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
懷光上不許李懷光遣其妹婿要廷珍守晉州牙將
毛朝敬守隰州鄭抗守慈州馬燧皆遣人說下之上乃
加渾瑊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
元帥加馬燧奉誠軍晉慈隰節度使充管內諸軍行營
副元帥與鎮國節度使駱元光鄜坊節度使唐朝臣合
兵討懷光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馬燧奏請詔
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改日知為晉

慈隲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上使燧
兼領之燧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
者踵以為常上喜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
而歸之 甲辰以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為左金吾大將
軍 丙午加渾瑊朔方行營元帥 李晟至鳳翔治殺
張鎰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 朱滔為王武俊所
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 癸未馬燧將步騎三萬攻絳
州 度支以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

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冬十月己亥詔朔方及諸軍在懷光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貯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 李勉累表乞自

貶辛丑罷勉都統節度使其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如故

丙辰李懷光將閩晏寇同州官軍敗于沙苑詔徵邠州之軍韓遊瓌將甲士六千赴之 乙丑馬燧拔絳州

分兵取聞喜萬泉虞鄉永樂猗氏 閏月丙子以涇原

節度使田希鑒為衛尉卿李晟初至鳳翔希鑒遣使參

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置宴希鑒與將佐俱詣晟營晟伏甲於外廡既食而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

者石竒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屢為逆亂殘害忠良
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鑒尚在座晟顧之曰田
郎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鑒曰唯
遂引出縊殺之并其子萼晟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
衆股栗無敢動者 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悉衆圍陳
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
所授旌節誓衆歸國甲午以澄為汴滑節度使 宋毫
節度使劉洽遣馬步都虞候劉昌與隴右幽州行營節

度使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十一月癸卯敗翟崇暉
於州西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進攻汴州
李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趣汴州至城北懼怯不
敢進劉洽兵至城東戊午李希烈守將田懷珍開門納
之明日澄入舍於浚儀兩軍之士日有忿鬪會希烈鄭
州刺史孫液降於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都統司馬竇
鼎薛珏為汴州刺史李勉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
勉失守大梁不應尚為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

正而用兵非其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議者又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為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柰何

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它上曰外議洵洵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為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柰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它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併為卿累也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它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為卿留中雖知卿與滉

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於親舊必負
陛下顧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為朝廷非為身上
曰如何其為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
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
面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滉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
豈非為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矣即下泌章令韓臯
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知其所
以釋然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宜速致之

臯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
臯留五日即還朝臯別其母啼聲聞於外滉怒召出槌
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既而陳少遊聞滉貢米
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亦貢
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吏部尚書同
平章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
上勉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
節韋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臯代少遊鎮淮南使

善惡著明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亦有斯言復已而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上

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乙丑罷為中庶子劉洽克汴
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
之慙懼發疾十二月乙亥薨贈太尉賻祭如常儀淮南
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令將士推已知軍事且欲大掠
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
韶等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
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庚辰加滉平章事江
淮轉運使滉運江淮粟帛入貢府無虛月朝廷賴之使

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貞元元年春正月癸丑贈顏真卿司徒謚曰文忠 新
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
上果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
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內瘡痍柰何遽遷
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制乙卯制
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讐六軍
思食其肉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

杞三年擅權百揆失敘天地神祇所知華夏蠻夷同棄
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丁巳袁高復於正牙論
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
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
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諫者
稍引却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
怒稍解戊午上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
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壬戌以杞為

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為至當又謂李
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
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
高怒已之孫也 三月李希烈陷鄧州 戊午以汴滑
節度使李澄為鄭滑節度使 以代宗女嘉誠公主妻
田緒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燧事泄懷
光殺之屠其家事連幕僚高郢李鄴懷光集將士而責
之郢鄴抗言逆順無所慙隱懷光囚之鄴邕之姪孫也

馬燧軍于寶鼎敗懷光兵於陶城斬首萬餘級分兵會
渾瑊逼河中 夏四月丁丑以曹王臯為荆南節度使李
希烈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 壬午馬燧渾瑊破李懷
光兵於長春宮南遂掘塹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
詔以燧瑊為招撫使 五月丙申劉洽更名玄佐 韓
遊瓌請兵於渾瑊共取朝邑李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
卒指邠軍曰彼非吾父兄則吾子弟柰何以白刃相向
乎語甚囂晏遽引兵去懷光知衆心不從乃詐稱欲歸

國聚貨財飾車馬云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復踰旬月
六月辛巳以劉玄佐兼汴州刺史 朱滔病死將士奉
前涿州刺史劉忬知軍事 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匱
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
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
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
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
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

力未窮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
淮西皆觀我疆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黎元乃謂兵屈
於人而自罷耳必競起窺覷之心三也懷光既赦則朔
方將士皆應敘勲行賞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
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
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牆壁之間餓殍甚衆
且其軍中大將殺戮略盡陛下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彼
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為它日之悔哉又請

發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懷光秋七月甲午朔馬燧
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
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壬子以劉怦為幽
州盧龍節度使八月馬燧至行營與諸將謀曰長春
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長春宮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
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庭
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
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自祿山已

來徇國立功三十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
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
射我左右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
守勿出皆曰諾壬申燧與渾瑊韓遊瓌進軍逼河中至
焦籬堡守將尉珪以七百人降是夕懷光舉火諸營不
應駱元光在長春宮下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輕元光
遣卒罵之又為優胡於城上以侮之且曰我降漢將耳
元光使白燧燧還至城下庭光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

慰撫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為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
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詔以庭
光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甲戌燧帥諸軍至河南河中
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探甲矣又曰東城疑隊矣須臾軍
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初懷
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瓘為監察御史寵待甚厚
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瓘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
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

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臣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為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權至咸陽而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

萬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
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邪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
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瓘也卿至陝試為朕招
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
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顏厚無慙陛
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偕使懷光請降臣不敢
受況招之乎李瓘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
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瓘先刃其二弟乃自殺朔方將

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河中兵猶萬六千人燧斬其將
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
日燧出高郢李鄘於獄皆奏置幕下韓遊瓌之攻懷光
也楊懷賓戰甚力上命特原其子朝晟遊瓌遂以朝晟
為都虞候上使問陸贄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
令悉條奏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為
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
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

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
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
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屢徼幸不可以常覬又曰臣
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又曰陛下懷悔過之
深誠降非常之大號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假
王叛換之夫削偽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一純誠以
效勤又曰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
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數理

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恃臣禮拒天誅
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
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
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之
有焉又曰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又
曰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
之言革面易辭且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
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

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又曰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為之動心哉又曰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

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號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來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筭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丁卯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使續其後賜之田宅歸其首及尸使收葬加馬

燧兼侍中渾瑊檢校司空餘將卒賞賚各有差諸道與
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
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 駱元光
殺徐庭光渾瑊鎮河中盡得李懷光之衆朔方軍自是
分矣 盧龍節度使劉怱疾病九月己亥詔以其子行
軍司馬濟權知節度事怱尋薨

二年春正月李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二月癸亥山南
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 三月李希烈別將寇鄭州

義成節度使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將陳仙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因以兵悉誅其兄弟妻子舉衆來降甲申以仙奇為淮西節度使

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

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乍飽食死者
復伍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復故 初上與常侍李泌議
復府兵泌因為上厯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
言府兵平日能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
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
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
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
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

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
為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
以積財得宰相邇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邇
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
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
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
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
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之

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鄉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昊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三年春二月戊寅鎮海節度使韓滉薨夏六月以陝號觀察使李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四年春二月李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聽其去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

耳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復問難即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為不足與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

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麤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嘗不盡也

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鄉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論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

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為相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

五年 初上思李懷光之功欲宥其一子而子孫皆已伏誅戊辰詔以懷光外孫燕八八為懷光後賜姓名李承緒除左衛率冑曹參軍賜錢千緡使養懷光妻王氏及守其墓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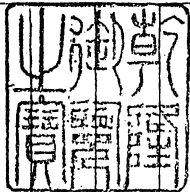
七年春二月癸未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薨

八年春三月丁丑山南東道節度使曹成王臯薨宣
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略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
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
始終不失臣節庚午玄佐薨夏四月癸酉平盧節度
使李納薨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十二年春三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尚嘉誠公主有庶子
三人李安最幼公主子之以為副大使夏四月庚午緒
暴薨左右匿之使李安領軍事年十五乙亥發喪推李

安為留後

十七年夏五月丁巳成德節度使王武俊薨 秋七月
辛巳以成德節度副使王士真為節度使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三下